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未軒文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銰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孫大森

欽定四庫全書

未軒文集卷四

明　黄仲昭　撰

題跋

恭題宣廟御製翰林院箴

翰林者朝廷之親臣人君德性資以涵養學問資以講明辭令資以撰述機務資以謀議於百司之中最關於治本非得賢才以處之不足以稱其職也肆宣廟臨御

之日親灑宸翰作箴以訓之其於輔德則欲其端乃志慎乃守以左右於朝夕於講學則欲其以堯舜之道而啓沃焉於辭令則欲其尚典實戒浮薄於謀議則欲其獻納論思匡之益之天語諄諄無非欲得賢以隆治本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宣廟之心其即堯舜之心哉使翰林之臣皆能仰思聖意以求無負於所職則聖德日以高明聖學日以緝熙詞令之宣布無不善機務之謀議無

不審天下之治殆若水建瓴丸走阪帆逐順流而翼之以風沛然莫之能禦矣堯舜之治豈得專美於前也哉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

伏覩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予嘗考其所謂如心者即宋參知政事陳先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别號如心德祐丙子知興化軍守將曹澄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

公所云差强人意其在先生被執之時乎是時宋祚猶未終公特以閩地多陷沒而嘆伏節死義者之未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決一死以終其節其志如此則其所以處已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士之恩者蓋已有定論矣或者因公被繫久而未死遂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蓋未嘗覩公此書而然耳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惑豈不可以少瘳乎予督學至吉公之裔孫裕及繼宗以此卷求予言識其後予讀諸先輩題識其因

公之言而推明公之心者已無餘緼獨其所及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書新刻資治通鑑綱目後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其述作之體自不同也然吾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所載之事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定其是非以垂萬世之鑑戒則其體固史而其道實與易書詩禮樂諸經並行而不悖焉子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修綱目蓋倣吾夫子春秋之法也

其事固因歷代之所紀載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鑑戒者亦何莫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乎讀史而不從事於斯則雖貫穿今古而無或遺則亦不免為玩物喪志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亦奚補哉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學政因為學者定讀書之法其於諸史則欲其熟觀綱目以端其本顧書坊刻板歲久刓缺而其所附考證考異及集覽正誤三編俱類刻於各卷之後不便覽觀又元儒廬陵劉友益所著書法一編其有功於朱子大書提

要之旨尤多舊未嘗附載於篇仲昭每欲重新繕寫而取上四編之言各附入本條之下刻梓以詔學者第患工費頗多非獨力能辦一日以語同寅婺源汪君從仁君慨然曰是書重刻於世道不為無補當相成之遂募書人繕寫成帙俾臨川儒士黎喆精加校讎以正訛謬復相與規措其工費方將登梓而君以賀聖壽入京仲昭亦以職務行部俱弗獲督其成遂以付南昌滑守浩張同守汝舟俾募工刻焉經始於弘治癸丑之春至是

四閱載而工告畢因識其顛末以見仲昭及汪君所以重刻是書之意云諸凡有勞於是役者併列其姓名如左

書陳僉憲直夫所藏羅一峯辭翰卷後

古禮不行於世久矣而喪禮尤甚吾友陳君直夫居喪謹禮節毫釐不茍而羅君應魁復為酌其中道俾於今可行而於古無所戾皆格言也予得而觀之竊謂直夫克慎其親之終應魁克輔其友之仁於風化皆有足裨

也詞翰云乎哉三復之餘斂衽起敬

書京師諸公送陳直夫再任南臺詩卷後

此予友陳君直夫再任南臺京師諸公贈行詩卷也直夫抵任甫朞月遂擢江西僉憲卷中有一二名公贈行詩附焉予觀諸公之詩其所期於直夫者或仕或止雖若不同而其敬慕直夫之心則一也直夫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剛大之氣純正之行廉辨之操有過人者故聞其風自不能不敬慕之耳是後直夫莅江西不二

載即引疾致事而去家居十有七年朝廷俞大臣之薦特降璽書就其家起之遂復僉憲閩臺僅餘半載今又將去矣其出處之際皭然不污譬猶瑤林瓊樹卻立於風塵之表可望而不可即也世有不知敬慕直夫而反訾議之者亦獨何心哉

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

予友山陰陳君直夫能復其先業於破蕩流竄之餘又能創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復血食於丘園桑梓

之間傳所謂善繼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先生記其祠堂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亶其然乎東白張先生書其記後謂直夫二兄繼卒主其祭者次屬直夫直夫嘗以其子繼伯兄律之宗法決所不可此則非予淺學之所能解也蓋直夫立祠堂時其伯兄尚無恙固當主其祭矣當主其祭即宗子也按子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可見宗子之絶不可不為之立

後以主祭也或謂祠堂由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爲其兄立後也予又聞呂汲公有言禮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此又可見祠堂雖立於庶子而祭必主於宗子也東白先生以理學名一時其言必有所據惜予未及請問其詳也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識予之鄙見如此直夫試以予言質之倘别有所聞因風幸以告我

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

曩予提督江西學事遍歷屬郡視諸生學業似於大學中庸或問多未嘗誦習也予恠而問之皆謂書坊所摹二書無或問久矣因就書肆取而閱之果然是蓋刻書之家欲省紙劄以規微末之利故耳竊惟子朱子於此二書既著章句以明其大旨復著或問以析其精微其開示後學之意至深切矣有志於學者可偏廢哉用是借取大學或問逐節刋附章句之下以便初學誦習其

中庸或問原附輯略之後章句序中已論之詳矣故其問多論辨輯略取舍之意不專發明章句之旨也予既嘗刻輯略或問全書於江西提學分司摹以示諸生復詳節論辨輯略之文而取其與章句相發明者倣大學或問之例逐節錄附章句之下刻之家塾非敢妄意以亂朱子之成書也亦姑以便初學之誦習云爾若有志於窮理之學則前所刻全書具在不妨取而熟玩之也板刻既成因識其始末如此

書徃年為陳直夫所作祠堂記跋後

予前為直夫題祠堂記後所論欲為伯兄立後之事葢心有所疑故欲直夫質其詳以見教也今年予以事至三山詢之直夫始知其伯兄卒於其父居蘭府君之先實未嘗主其祭即此可以祛予之所疑矣陳惓飛跋語復引伯邑考武王之事為證尤明白切當無復有遺說也事之始末有所未審而遽下筆立論故其舛繆如此殊為可笑直夫重出此卷命予易其說予不欲易之而

復識此蓋以告觀者且以自訟云

書新安方氏族譜後

一人之身傳而至於相視若途人者理也亦勢也聖人有憂焉故命小史奠世系辨昭穆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以至卿大夫士凡得立宗以綴其族者亦莫不有譜牒識其所從出條其所由分而孝弟之風藹如也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治吏事而已世系昭穆既非世教所重而士大夫之家亦鮮有以是加諸意者歷世

既遠統緒無所考至於善不慶喪不弔漠然若秦越相視而古人孝弟之風幾乎息矣古歙方士衡先生慨念及此於是取其家之譜牒蒐摭而修之上泝其得姓之源下疏其流派之分榦枝扶疎綱綱聯絡近世士大夫家不多見也觀是譜者寧不有所感而興其尊祖之念乎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則世系奠昭穆明而孝弟之風將駸駸乎復於古矣然則是譜之作非特可以示方氏之子孫而於世教亦未必無所助也嗚呼其

可尚也夫其可尚也夫

書重刋通鑑前編後

歷代諸史簡帙浩繁學者苦難遍讀至宋司馬温公乃易紀傳為編年纂輯資治通鑑一書以便後學然讀者猶或病其太詳也子朱子遂取其書别立義例隱括增損以作綱目於是乎繁簡始適其中矣第温公通鑑以尚書春秋在前嫌於僭經既不敢紀唐虞三代之政又不敢接春秋獲麟之後斷自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為

始而朱子綱目亦因之肆由春秋而泝於唐虞其間治
化之隆替世道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政事之得失未有
會稡而歸于一者學者於此猶不能無遺憾也仁山金
先生乃以邵子皇極經世為據昉自帝堯元載而下接
於通鑑凡歷代事蹟散見於經傳子史者悉采擇去取
或加論辨稡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其體則略倣温公
通鑑其用意則亦朱子綱目之法也近世名卿有謂春
秋綱目之作皆以傷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也是編

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二帝三王之事而書之且以接於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以是而深疑其不可先生前後所自序論之已詳予何足以知之然竊以為史書之作所以紀政事而昭監戒也自綱目之外求其去取精審論辨明正者無如是編其有益於學者不少又豈特便於觀覽而已哉予督學江右偕為諸生折衷讀史之法斷以綱目為主而以是編及我朝所修續編綱目以足其前後歷代事蹟學者從事於此則宇宙間切務吾

儒所當知者可以盡得於已推以應天下之事將沛然而不窮矣諸生以艱得是書為言予因假同寅洪君宣之所得南雍刻本分命列郡翻梓以傳而并識區區之見云

題陶淵明詩集

陶靖節詩蕭散沖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涵泓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題品以為自漢古詩十九首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

避竈而煬也或疑靖節累世仕晉留侯三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為韓報仇靖節則托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為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弑奪閔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氣往往於詩焉發之觀其咏荆軻者可見矣靖節之與留侯迹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

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遂併述之以祛羣惑

題陸宣公奏議

右唐陸宣公奏議一帙六十二篇分為十五卷宋蘇文忠公為講官時所嘗校定者也公平生詩賦文詞別有集行於世而此特其立朝時所上章疏耳予嘗觀其所論議凡君心之未格政事之未善風俗之未正民隱之未恤人心之未歸天道之未順賞功懲惡之未盡其公治邊馭將之未得其法平生所緼經國大宜無不悉言

之道足以濟時力足以任重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使得賢聖君而輔之以究其所藴則未必不與伊傅之流相馳騁後先也惜乎仕不遇時使其平生經濟之效竟不白於世可勝嘆哉雖然扁不可作而其療病之方則俱存也善醫者按病而施之必將有大獲其效者庸書卷末以俟

書晦菴朱先生文集後

右晦菴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

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寖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互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

巳歲丙申閩憲使山隂唐公質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為巳任久未暇及壬寅秋謀於先生九世孫都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

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惓惓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以告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嘉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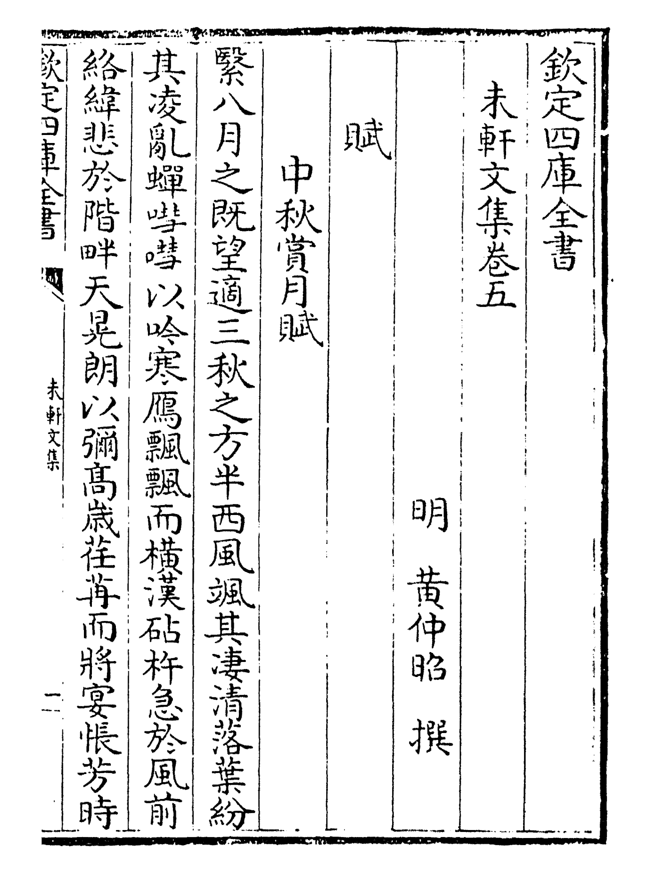
書重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後

勝國時平章白雲翁嘗取十八史紀其傳緒歷年斷自帝堯甲辰即位之歲為始蓋以邵子皇極經世書為據

也沂帝堯而上以至於伏羲氏則仍舊史著其大畧以備覽觀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今年春予以事至延平獲會沙邑博何君朝宗偶論及諸史浩繁不便於初學誦讀君因出是書見示予凾讀終篇蓋非獨紀年而已且併著其制器利物之始禮樂文字之源與夫三統之建五德之王傳位之或禪或繼得國之或順或逆大槩畧備蓋取約於博寓繁於簡上下四千餘載皇帝王霸之迹可不俟終日而領其要矣學者熟讀是書然後

進而讀金仁山通鑑前編晦菴通鑑綱目又進而縱觀十九史則由簡以入繁守約以該博雖程子復生亦豈得以玩物喪志而譏之哉何君欲鋟梓以授沙之學者求予識之遂書此以復

未軒文集卷四



未軒文集卷五

明　黄仲昭　撰

賦

中秋賞月賦

繄八月之既望適三秋之方半西風颯其凄清落葉紛其凌亂蟬嘒嘒以吟寒鴈飄飄而横漢砧杵急於風前絡緯悲於階畔天晃朗以彌高歲荏苒而將晏悵芳時

之易徂感中心之浩嘆於是乎招瀛洲之仙客載崑崙之霞尊席芳葯臨華軒放懐歌詠寄興乾坤于以滌煩襟之怫鬱于以盪靈臺之輪囷斯時也萬籟寂然而無聲層漢湛乎而澄碧微雲盡斂爽氣可挹酌流霞於盃中候明月於林隙少焉素娥升於滄海氷輪碾乎太虚流清輝於觀闕揚浩彩於階除影落御溝一派金波蕩漾光涵大地萬頃素練平鋪宇宙幻玻瓈之境身世寄氷玉之壺長河韜映列宿掩縟丹桂之影森然玄兔之

魄瑩若廣庭水淨連甍霜潔階前之皓鶴奪鮮林外之白鷳失色景物極變態之百端詞翰莫形容其萬一衆客乃清談蠭起玉壺鯨吸豪氣凌九霄襟懷隘八極飄飄乎如子晉乘鸞羽化蒼茫之表浩浩乎如列子御風蟬蛻氛囂之域袁宏之泛渚不足形容庾亮之登樓未能髣髴既而賓主傾倒尊俎狼藉明月方中逸興轉劇客有歌之曰懸玉鏡兮中天散清光兮萬里酌桂醑兮舒予懷覺塵埃兮淨如洗餘興未已明月漸沈青山轉

影綠樹移陰客又有歌之曰挽氷輪兮駐天末伴芳尊兮慰予心清光從此兮一去塵埃依舊兮滿襟歌闋衆客顧謂予曰人之生也棲輕塵於弱草寄浮漚於滄溟百感撓其心萬事累其形懽愉無幾憂戚相仍故右軍蘭亭之會必形之於翰墨東坡赤壁之遊必播之於聲音也然而不過放曠於山林之内傲睨於泉石之濵而已今吾與子遭聖明之時值隆平之世幸聚會於輦轂之下得從容於琴尊之際挾清飈以飛仙弄明月以適

意葢有蘭亭之所不能兼赤壁之所不能致者矣獨悲夫聚散靡常勝會難得今夕幸同几席之懽来歲寧無參商之隔乎子宜播之賦咏傳之来日庶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於是乎乃拂剡紙滌端石命毛穎灑子墨搆思方成餘景已畢

賛

東湖汪先生像賛 婺源

先生勝國時人遺像迄今猶無恙世孫江西僉

憲從仁命工重繪因贊之辭曰

儼其若思溫其如玉其襟懷直欲追乎古人其衣冠不求異乎時俗其孝友之行著於家庭其德善之懿孚於邦族其所與居者白石蒼松其所與遊者閑雲野鶴霽雪扁舟梅花老屋或批風抹月而寄興於篇章或玩水尋山而陶情於醽醁如林逋之隱孤山如李愿之居盤谷布裳蔬食處之休休穹秩榮名視之莫莫行止自由俯仰無怍古人有言善無不報而有遲速若先生者雖

未食報於身然而雲仍接武躋華踐要孰謂其非先生之殘膏剩馥也耶

姚教諭懷遠先生像賛

其氣和粹其容温恭其學明典謨訓誥之旨其行敦孝友忠信之風掉鞅戰文場如拔鍪弧以先登髙壘談經啓蒙士如披雲霧以快覩晴空有子克家而益闡其業有孫毓秀而足亢其宗吾於是有以見先生之慶源流衍殆將垂休委祉而益引之於無窮

宗姪魯庵司訓像贊

冠裳雖今而心則古體貌雖瘠而德則腴歌鹿鳴於微省允矣邦族之彦擁臯比於泮水展也君子之儒其見於出處者一安乎義命其詒于孫子者惟在乎詩書人巧以趨我養其拙人鑿以智我守其愚噫斯人也宜其弘敷時雨之化以造士胡乃早結泉石之盟以自娱然而孝友行於家庭忠信著於鄉閭是克守夫獨不懼四如二先生之烈以啓後人而永世弗渝也

韋提學像贊

氷清玉潔粹乎其操履之端鶚峙鸞停儼乎其風儀之著天人三策已敷對於彤庭文彩九苞復養成於玉署諫垣發軔侃侃乎振謇諤之風南省持衡籍籍乎動公明之譽士習首端於東廣屹然若標砥柱以障狂瀾文星移照於南閩沛然若駕輕車而就熟路端身勁直堅守不渝毀譽窮通略無所顧我儀圖之有如公者宜致之於廟堂之上于以正百官而熙庶務夫何翺翔於外

服者已踰一紀而猶知已之未遇也耶

方杏隱像贊

此方君子建行樂像也縉紳知君者謂有用世才而竟隱於醫以杏隱號君為之贊曰

儀觀脩偉風槩雅飭在鄉黨則務存忠信之風居家庭則恪守子弟之職其學術紹橘泉之源委其心地藹杏林之春色應人之求不計其豐窮赴人之急無間於昕夕先民有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蓋言其有及人之澤

也然則君雖以杏隠為號其諸異乎常情之隠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歟

莆學教諭筠月楊先生賛先生名璀南海人

清和外溢神明内映通而不詭正而不迂瀟灑絶塵翠筠涼月孤潔不汚秋水芙蕖其為學也允蹈古人之軌轍其施教也克守先哲之範模敦家庭之孝友足勵頹俗篤師生之恩義可愧薄夫何瓜代之期甫及而井桑之夢已符噫以先生之行而弗躋於黄耇台背以先生

之才而弗致於金馬石渠然則食天之報其將在於丹山之二雛也耶

林梅軒像賛友人彌宣之父也

温乎其氣肅乎其儀其事親也萬里服勞而匪懈其愛兄也半生執役而不辭理家政勵儉勤之行宰區糧絶掊克之私是欲闢禮義以為宅而積和順以為基者也若乃春風梅牖秋雨菊籬即湖山以嘯咏弄雲泉以遨嬉是其充於中者浩然無愧怍故其著乎外者泰然而

委蛇也何百年之方半淹一夢而長歸斂才猷而弗試

興士類之深悲然而庭榮玉樹階秀蘭芝書香紛其益

振雲路宛其可期是則天之所以敷錫於公者蓋不在

彼而在兹也

鄉貢進士方君思久像賛

其貌顒然如山巍嶽峙之可仰也其儀肅然如鳳翥鸞

翔之可象也其神之清如秋水芙蕖出乎塵坱也其氣

之和如祥風麗日被乎穹壤也蓋修於己者克盡其力

而得於天者不失其養是以措之於行則卓然推重於士林發之於文則裒然蜚英於虎榜也懿哉斯人使之聮鵷鷺於五雲之中呈琅玕於九重之上吾知其必能邁烈揚芬而續忠惠之絕響也

方君思善像賛

楚楚乎碧梧翠竹之姿悠悠乎閑雲野鶴之迹忠信以飭其行詩禮以文其質厚承先世之業而不泰以驕遠貽後嗣之謀而不怠以逸其學足以取青而拾紫其才

足以剸繁而治劇行當攄英吐奇以自致於通顯豈握瑜懐瑾而終老於泉石也耶

姊夫林君長熈真賛

温乎其容貌坦乎其衷曲居家庭孝友而恭順處鄉鄙忠信而雍穆其才之充也剸繁治劇沛乎其有餘其守之正也處約居窮充然無不足寓髙興於蘿月松風寄孤蹤於巖雲野鶴如大廟鼎彝質而不華如秋水芙蕖清而不俗噫斯人也使之生逢三物賓興之時身際九

德咸事之國又豈不能取一命之光榮而繼九侯之芳躅也耶

林君叔孟像贊

以君為隱耶何其冠裳之赫奕而非若山澤之癯也以君為仕耶何其容止之舒閑而靡有文法之拘也蓋君以禮義為郛郭以孝友為室廬處貴介之家而視之若無有崇忠信之行而持之以謙虚既婣親而睦族亦周貧而恤孤麗日晴川怡情花柳疎梅老屋適興琴書是

不以在天者爲意而惟以在已者自娛也若夫義槩聞於丹陛旌典下於天除峩冠出岳命服與與是其在已者有以合乎天故其在天者不期而相符也然則君非仕非隱而政行於家庭惠及於鄉閭方諸古人其殆陳仲弓荀季和之徒也歟

致仕憲副陳公像贊

純明之學超卓之識早題黄甲之名遂通金閨之籍初列官於計省廉慎著名尋佐憲於魯邦奸欺屏跡以豈

弟仁恕而撫羣黎以剛方嚴毅而繩庶職泰山嵓巖巖一時之聲價并高汶水湯湯千載之恩波不息時方屬望冀躋陟於廟廊公乃勇退甘徜徉於泉石噫斯人也時行則行退然而不事乎進取時止則止怡然而安處乎岑寂方諸古人其殆向敏中錢若水之儔匹也耶

自贊小影

力不能勝衣而心欲負乎九鼎行未能寡過而志欲張乎四維官不踰於七品而下視金張為無物學未究乎

一經而妄意顏孟為可師是以言則衆駭以為狂動則羣笑以為癡然猶夢夢焉執迷而不返蠢蠢焉取辱而不辭也雖然局於賦禀而有限者吾末如之何矣出於修為所可致者吾將盡力求之是固未能超然入於成德之域其庶不為小人之歸也歟

說

林生汝桓字說

太僕寺丞林君舜卿之長子應驄年幾弱冠適提學憲

臣選邑人子弟之俊秀者著錄庠序而應驄挾所業與試遂褒然居首列郡邑大夫涓以仲秋望後一日裒綵合樂相與導入頖宫俾卒業焉應驄之大父封寺丞公因謀於是日為加首服盖欲以其成人之禮謁拜先聖先師庶幾仰宫牆之高睹德容之盛有所感而興以益進於成人之道也乃率應驄請字并說其義以教之予聞寺丞君曩作縣漢川時偶一日行部御史至縣而應驄適生遂因以名盖取後漢桓典號驄馬御史之義也

予亦因是以汝桓為字并告之曰桓氏在漢由典上泝至其高祖榮世傳尚書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而其持身立朝又皆崇禮讓修志介厲風節忠義炳著是其一時家學之盛世德之隆孰有能出其右者哉予覩子之家世自唐以忠孝啓源入國朝來子之高祖以尚書學第甲科而子之父與其諸父昆弟業是經以取科第登仕版者累累不絶其家學相承葢略與桓氏等而其忠厚靖恭之風行於家孚於鄉施於

政教者罔有缺虧則其世德相繼亦略與桓氏等令子之治經能如桓氏之精力不倦持身居官能如桓氏之篤行勵操則其家學之盛世德之隆桓氏蓋不得專美於前矣汝桓之字雖因乘驄一事而命然不足以盡桓氏之美也予故推廣而言之子其勗諸以求不負爾祖爾父所以期待之意哉

希韶希頀字訓

予有孫三人伯曰如壎仲曰如篪季曰如琴寔先知縣

府君因如壎之生所豫以命者是如壎將冠予以為是三者之名皆樂器也古之帝王治功之成則作樂以和神人故後世之言樂者必以五帝三王之制作為尚自漢以下雅變為俗皆無足取矣因擬以希英希韶希護以易其名時白洲李先生辱莅如壎冠事嘗為説以訓之去歲如箎冠予方奔走宦途未遑及此兹如琴復冠予適致仕歸遂併如箎進而祝之曰咨爾如箎爾宜於舜之大韶是希然韶之為樂實本於德而舜之德則出

於性之其最切於吾身者惟精惟一惟時惟幾友儆弟
而不宿怨孝頑父而化為慈可法於人放四海而皆準
可傳於後歷萬世猶一時韶未易希所可希而至者庶
其在茲爾如箎其昜之哉咨爾如琴爾宜於湯之大濩
是希然濩之為樂亦本於德而湯之德則成於反之其
最切於吾身者聲色不邇而貨利不殖改過不吝而容
善不遺心必得其正事必得其宜德日新而無間於一
息敬日躋而為式於九圍濩未易希所可希而至者亦

其在茲爾如琴其勗之哉既祝已復申告之曰舜之德出於性之者所謂生知安行者也湯之德出於反之者所謂學知利行者也二者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夫湯聖人也其德尚必由學知利行而進而況資質去湯萬萬者乎自今以始如篪雖曰希舜之韶必勉行夫湯之德以求其進如琴雖曰希湯之頀必標準於舜之德以要其成而又皆自講學致知始爾兄弟其交勗之哉

姪孫希雍字訓

予姪行人贈司副汝亨之次子如璧年已勝冠其兄希武差以仲冬之七日加冠於其首予適致政歸喜其質魁梧而性通敏冀其有立也因字以希雍且進而訓之曰古昔聖帝明王之君天下必建學於國都以教育英才而大射行禮亦於是乎在其制則潴水旋丘如璧蓋以節約觀者故曰璧雍即今之國學是已竊嘗觀於靈臺之雅曰於樂璧雍此文王之學也文王有聲之雅曰

鎬京璧雍此武王之學也文王建璧雍以育才故一時人才皆有造有德而鼓舞乎純亦不已之化武王建璧雍以育才故一時人才皆應侯順德而鼓舞乎永言孝思之化文武之世人才之教育於璧雍者蓋如此今爾將有成人之責其亦思所以希文武璧雍之才乎誠能勉於武王之孝德以求至於文王之純德則在家為孝子在國為純臣而君子之能事畢矣然此非可以一蹴至而其進亦有序焉我朝法古為治於兩京皆建國學

聚天下英才而明先王之道以教育之迄今百二十餘年仁義道德之風藹如也若爾高祖太史公及爾祖侍御公皆嘗涵濡璧雍之化而登甲第爾曾祖縣尹公以及爾父雖未嘗發身璧雍然皆薫染家庭之訓其文與行俱不失世守爾於是葢熟聞之矣有志於希蹤古人當以承家學紹世德爲先而欲求家學世德又當以講學明理篤志力行爲要希雍其勉之哉

陳氏四子字說

潯陽陳君汝一世族之冑也其先為温之瑞安人以戎
籍隸興化衛因居于此世以德善聞至君尤能拓其先
業而飾以文雅有丈夫子六人其曰天祥天瑞天龍天
鳳者相繼長成君以次為加冠於其首謂不可不責以
成人之道也因予宗叔坦齋先生嘗處其西塾乃與偕
來求命以字併為說教之予惟天祥之名與宋丞相文
信公同公之英風義烈掀揭宇宙與烈日爭光其忠不
可尚已勗哉祥也其思所以景慕文信公之忠乎請字

之曰景忠唐鄭人表自以其門地人物文章俱美而謂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人表蓋以五色雲自喻也其思所以景慕人表如五色雲之瑞乎請字之曰景雲漢荀慈明耽嗜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厥後太常趙典舉其至孝始仕於朝多所匡正一時倚以為重時人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龍其勗哉宜思所以景慕慈明之學行而為人中之龍可也請以景慈字之唐薛伯褒年十二能屬文當隋唐之際審擇出處不苟厥後

受知太宗謀議勁正多所裨益世稱河東三鳳伯袠為長雛鳳其朂哉宜思所以景慕伯袠之學行而為人中之鳳可也請以景袠字之雖然此特因四子之名與字而勉之耳若其所以進於是者則未之及也予聞文信公幼時嘗謁其鄉之忠節祠喟然嘆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此其立志實自幼而已定而葱明諸公之力於問學亦皆自幼而已有聞於時葢志既立必能用力於學而能用力於學未有不由於志之立也四子其交朂

之尚篤志勵行以求無愧於命名命字之意哉

希范字說 有序

鄉貢進士林君與度並以正月乙巳冠其家子景澄以予通家累世先期來問所以易其名者予嘗讀漢書至范孟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心竊慕之因為製其字曰希范及期復來宿予為賓將以古冠禮從事予辭弗獲乃往莅之祝以三加之辭復繹其命字意而申祝之曰

烈烈范公仕漢之季皭然之行浩然之氣帝命持節案
察臧汙爰始啓行攬轡登車澄清天下慨然有志郡邑
聞風解印而避清風高節照映汗青千載之下猶仰芳
馨林氏之子風神玉瑩名曰景澄寔父之命年及勝冠
問字所宜字以希范遠大是期希之伊何自學問始事
事物物各窮其理其理既明乃審其幾為善去惡必求
勿欺由是審察罔俾情勝敬以直之吾心斯正好惡之
發尤當不偏致謹於是身斯修焉施之於家寔本乎此

兄兄弟弟父父子子行之於國如影隨形一家仁讓一
國以興推而廣之親賢樂利澄清天下莫大乎是率是
而行范公可希等而上之可企周伊矧生之先英賢世
出至於我朝蟬聯簪笏其曾大父為時名臣文學行誼
表儀縉紳有子克承鳳池載筆清修端謹無忝先德逮
生之父文采英英朝陽梧桐佇聽鳳鳴淵源之學彌遠
弗替舉此而措澄清可冀范公不作家學可師遠大之
業發軔在兹生今冠矣成人是責欽此訓辭尚其無斁

銘

平廣海銘

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以来聖聖相承仁恩浹洽天下承平久矣乃者東西兩廣徭賊嘯聚山林據大藤峽以為巢穴盜弄干戈民遭其害英宗皇帝恐有司不能撫恤迫於饑寒而為是無聊之計不忍遽加血刃乃下詔開其自新之路俾各悔罪以追于天刑何愈肆猖獗諸郡為之騷動今上皇帝嗣承大統憫生民塗炭於是命

都督趙輔為征蠻將軍率師以討其罪僉都御史韓雍往賛理之侍郎薛遠徵兩廣稅賦以給軍餉成化元年秋啓行二年春直擣大藤峽賊酋授首凡其脅從者悉降之兩廣遂平臣惟徭賊為兩廣之害連年不休皇上一奮神武即除大憝俾天下復覩承平之治其豐功偉績真足以光前烈而垂後世也臣叨以文字為職謹著銘曰惟我太祖奉命於天削平僭亂以撫八埏列聖嗣興已及百歲威德誕敷罔敢或悖惟彼兩廣在國之南

蠢然羣醜敢肆凶殘嘯聚其徒大藤之峽出沒靡常狼
貪鼠黠干戈紛紜擾我域中守臣竭力莫遏其宄英宗
寛仁以罪司牧爰降綸音諭以禍福彼昏罔覺稔惡不
悛如火燎原益熾而延我皇繼統撫綏四海爰赫其怒
命將討罪咨爾武臣曰輔實能我師我旅爾率以行咨
爾文臣曰雍可使凡百軍事爾其贊理爾遠司賦軍需
是資衣食予士無俾寒饑一乃心力飭乃師旅殄殲拾
徠以慰民苦有降則赦有敵則誅罔俾殺戮延及無辜

皇命有嚴即日就道桓桓于征以奉天討分道而進羣醜震驚奔突竄伏莫敢我膺殪厥魁首傾厥巢穴餘黨悉歸罔有遺孽在昔廣海黎庶卒瘏甘雨一施枯槁以蘇在昔廣海妖氛鬱結和氣一扇重揭日月廣海既靖寰宇載清天地鬼神亦罔不寧惟皇之功昭宣赫奕謹著銘詩以垂罔極

平荆襄銘

皇上嗣登大寶紀元成化敷天之下順者綏之以德弗

順者讋之以威兩廣徭賊既掃北敵弗靖復討平焉于
時湖廣賊首劉千斤集頑民之流於荆襄者有餘萬衆
依山林洞穴以為固剽掠郡邑殺戮人民越二年正月
庚戌皇上集羣臣于廷而諭之若曰朕奉天命為生民
主一民不獲罔寧于朕心今賊虜搆患荆襄民用卒癉
皇天震怒朕不敢不順爾永其將朕師往討之爾圭往
提督朕師爾育爾瓘往理軍務給餽餉爾珂爾本端往
紀軍士功次其不律者防範之爾有衆其尚協乃心力

以底天之罰欽哉羣臣咸頓首受命分道而進所向皆捷擒劉千斤械送京師執其將士劉康等二千八百餘斬首二千五百俘其屬一萬二千餘撫其脅從者一萬八千五百獲其畜產器械不可勝計乘勝直抵其穴餘孽掃蕩荆襄悉平臣竊惟周之宣王南征荆蠻北伐玁狁而淮夷之為亂於江漢者亦削平之豐功偉烈歌咏於二雅今皇上之功方之宣王未足多讓而無歌咏以示後世非職文字者責歟臣愧無古詩人之才謹拜手

稽首而銘其事以竢作者之採擇云銘曰明明聖皇出震繼離德綏威讋欲底雍熙南海肅清北邊汛掃天兵所至如風偃草蠢茲賊豎倡亂荆襄集其兇頑以肆寇攘譬彼石火不久當滅乃挺朝菌以抗斧鉞聖皇震怒歷告羣臣爰命將帥率師徂征旗旐蔽空戈矛載路不疾不徐委蛇而去有烈其威有赫其靈賊睨大旆如霆之臨既與之遇萬衆奮擊轟然鼓之渠魁就執直抵巢穴餘孽悉除如彼薙草拔其根株惟皇盛德上天孚祐

所以一舉大功斯就商伐鬼方唐討淮蔡三年乃克師老民憊尚載之經亦垂于史播厥鴻休百千萬祀况兹之功視古益隆可不有紀以垂無窮爰作銘詩爰刻貞石駿烈豐功昭宣赫奕

尊經閣銘

聖賢之道日星昭著曷以見之曰經斯寓於維是道古今共由君子體之外經曷求於經弗明道隨以晦以兹哲人罔敢或悖藴之於已心正意誠聖賢之域由此而

升施之於人家齊國治天下之大澤罔不被皇明撫運以道治民屏斥異端維經是尊爰立斯閣爰揭斯扁翼翊羣經幽而復闡教化洋溢已及百年薄海內外王道平平聖子神孫以引勿替庶幾斯道昭宣萬世

書室銘

家君子於室西構屋數楹貯遺書仲昭於是講肄久而有所樂銘以識之且以貽後人銘曰

陶朱所樂者金玉之充積然係於天不可必得趙孟所

樂者軒裳之赫奕然係於人有時而失茅茨數椽圖書四壁覩堯舜之治於典謨挹義文之容於卦畫究宣尼褒貶之心歌成周風雅之什樂以和其心之乖戾禮以治其身之邪僻横焦桐以奏太古之音披汗竹以考前代之迹尚友盡古人笑談稀俗客隔紅塵於簾幙收陽春於胸臆不必金玉而理義之富自無窮不必軒裳而天爵之貴莫能及顔淵之巷原憲之室惟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故千古垂光於載籍然則士之生世又何

必求在天之所難求而必在人之所難必耶

抑齋銘

婺源汪君某以抑名齋縉紳知君者辭揄揚之

成帙子江西僉憲從仁持索予言予雖未識君

然觀從仁可以泝而知君矣敬銘曰

天道好謙聖經戒滿惟謙受益惟滿招損猗歟汪君有

見於斯退然自抑惟日孳孳彼騁其辯古今涉獵君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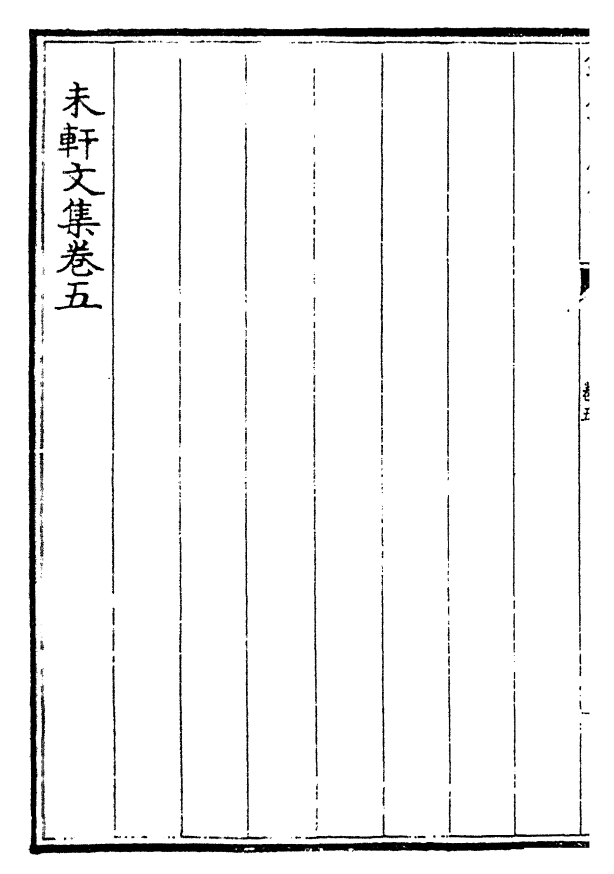
不能而抑其舌彼衒其辭爛若雲霞君豈未學而抑其

華謂君之才可用于世君固抑之曰豈能是謂君之德足儀于鄉君固抑之曰豈敢當貨利之場常情所悅君是之抑如畏蛇蝎形勢之途常情所趨君是之抑如避熊貙上承先緒門閥有耀君若不知清素是紹下啓賢嗣荐陟顯融君如無有益篤謙冲昔公明宣曽門高第學已有得猶謂未至昔蘧伯玉孔聖所欽過無可改猶謂未能古人為學惟日不足千載之下君紹其躅予玆愧焉僭爲君銘匪徒志君亦以自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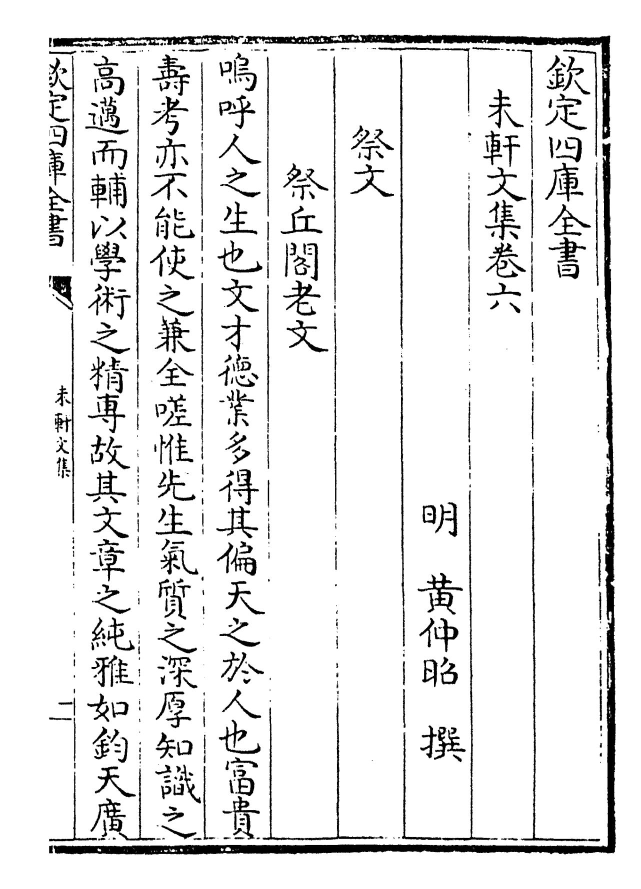
主靜軒銘

豐城涂君季仁扁藏修之軒曰主静名公序述賦咏甚多其子偉持以示予予得觀君之修於家著於鄉揄揚無餘藴因推本其名軒意銘曰

人生而静乃天之性感物而動厥情斯勝善惡雜揉紛紜靡定夫惟聖人仁義中正于以定之而主於静由是而動百職從令於維兹軒曷以是命常目在之以求其稱我作斯銘示以途徑君子由之曰維持敬



耒軒文集卷五



未軒文集卷六

明 黄仲昭 撰

祭文

祭丘閣老文

嗚呼人之生也文才德業多得其偏天之於人也富貴壽考亦不能使之兼全嗟惟先生氣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邁而輔以學術之精專故其文章之純雅如鈞天廣

樂之奏才器之宏肆如汪汪萬頃之川早魁名於虎榜人皆快覩麟鳳繼列官於翰苑人又喜其論思啓沃不愧乎古之名賢著書以闡治平既有以示九重之鑑評史而定得失又足以成一家之言十載成均允矣斯文之宗主三年黄閣巍乎百職之具瞻壽踰古稀位列台躔是則先生於文才德業固云備矣而天之於先生富貴壽考亦罔不兼焉所可惜者翺翔館閣三十餘載廹登樞軸已及暮年悵設施之未究遽一疾而登仙然而

可沒者身其不可沒者勳業之流傳可埋者骨其不可埋者聞譽之貽宣世之無賢不肖讀其文誦其詩莫不想見其人而願為之執鞭況某等或辱知愛或遊門牆念幽明之永訣感中心之悄悄今夕何夕旅櫬南旋扁舟蹔泊南浦之埂陳殽之薄秉心之虔酹一觴而揮涕安得復起先生於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應魁修撰文

嗚呼數十年來士風名節寖以不振而應魁一出特立

獨行挺然而不顧使夫忠藎之操進退之義曉然於天下由是君子有所慕效而益力小人有所忌憚而不肆則應魁之出其於世道豈小補耶若夫學問之宏深文辭之雄偉掄魁蘭省擢冠大廷特其餘事耳而應魁之所以見重於天下者寧止是耶夫何年甫及艾一疾不起自是而後為善者於何所望而興為惡者於何所懼而止則吾黨之所以為應魁慟者詎直同年之好友朋之誼而已耶日月逾邁倏已及期而公私縻繫弗克往

弔東粤寓奠侑以化辭冥漠之中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提學孔時文

嗚呼宋君何遽止於此耶環觀一世士大夫德性之温純學問之該洽世務之精練有如君者指豈容多屈耶方今宇内多故使君得大用于時而發其所藴則其嘉謀嘉猷必將有以補衮職之闕分宵旰之憂而今之所施者僅止於一方之學政耳則予之所以悲君者豈獨

婚姻之好交遊之誼而已且君平日之所以自期者甚遠故考亭之淵源有錄鄉郡之人物有紀蓋將以示典刑淑後進厚風俗也今皆未覩其成而遽已矣則予之所以悲君者又豈獨壽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才而已耶南海之涯舁櫬而歸俯仰天地呼君不返蓋不獨予懷之悲使君有知亦豈能不自悲也耶撫棺一奠哭以茲文一則悼善人之云亡為國家惜一則悼斯文之不幸為鄉邦惜然此實士大夫之公言夫豈出於予一人之

私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姻友林蘭谷貳守暨宜人劉氏合葬

吁嗟乎君有不可及之才而未究其用有不可遏之氣而不永其年葢其所有餘者係於巳而其所不足者出於天也惟予與君志同道義業同師傅君之於予恒輔以善而救其偏平生知已其孰與肩既而掇科筮仕迭相後先江雲渭樹彼此懸懸及予養痾退處林泉君亦倦遊懸車歸田情深義厚復締姻婭如蔦蘿纏固如膠

漆投堅方相資以求寡過胡一疾遽隔九原悠悠蒼天曷為其然然而惠民懷其德士論稱其賢俯仰天地復奚憾焉獨予孤立無朋孰繩其愆予所以哀君之深而思君之切者又豈徒在於雲月之追逐詩酒之盤旋也耶君之賢配韶儀淑德人無間言後君一紀亦復登仙兹辰雙璧同窆之新阡薄奠卮酒侑以兹篇一則感君姻誼之篤一則敘君友道之全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太守文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毫釐靡忒斯理之常然於其間氣數不齊善惡之報始或乖睽顔夭跖壽職此之由天且弗勝於人奚尤於惟陳公士林翹楚氣禀端清學行淳古早捷鄉闈遂登甲第列官侍從掌國之計潔白之操超卓之才推擇賢守帝曰汝諧五馬分符莆邦是蒞民有父母國有循吏昔公未至民寒以饑公至三載飽食煖衣昔公未至官怠以弛公至三載政平訟理昊天不惠降此大難不長其年飛不盡翰迹公之行何負於天

我儀圖之氣數則然凡莆之民哀公不已如彼赤子失其怙恃矧在吾徒斯文辱愛感念平昔能不感慨蜀山峩峩蜀水漪漪念公永歸無復来期式展哀誠式陳牢醴哭告此辭靈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汝亨文

嗚呼吾祖吾父一德相承式克似之復有吾兄吾兄之德既遂而過謂啇其躬其後必達惟汝之生賦質不凡文章器識煁乎可觀既冠鄉闈遂登進士奉使嶺南聲

譽日起尋拜行人列于朝紳勤學勵行有志立身人謂其進駸駸未已天報吾兄其將在此海外之國請命王庭選使冊封汝副以行萬里風濤人為汝慮汝曰君命曷悚曷懼便道還莆以省慈親因為予言終鮮弟昆叔父之子倫誼實篤萬里相依茲其可托予曰嘻哉汝猶吾子吾兒於汝手足是似弟之從兄惟義之宜義之所在天必祐之孰謂奇禍一朝而作兄弟相隨俱登鬼録兄以奉職搆此禍胎弟為從兄而速凶災仁者有後竟

爽其應作善降祥亦豈足信仰號於天而天蒼蒼俯求
於理而理茫茫訃聞當宁渙頒哀制贈汝一官錫汝以
祭仍廕爾子教育成均汝可無憾修短奚論惟母之慈
皤皤垂白所天早喪汝復永訣雖有二孫尚在幼沖孰
慰憂悒孰撫瘝痌予亦望汝振我衰靡汝不我顧併及
吾子孤煢煢煢不免寒饑眼中之人誰復吾思諒汝於
此尚有遺憾死而有知目豈能瞑汝訃始聞吾心猶疑
几筵雖設尚冀汝歸日月不居大祥已屆音耗寥寥無

復可待瀝酒告哀五内如焚幽明異路聞乎不聞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子體純文

嗚呼吾父祖積德累世吾兄弟雖幸取科目官禁從而吾兄得官甫踰年以卒吾復受性迂僻與世鑿枘竟奇蹇而無所成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蓋亦靳矣且吾兄身後僅存一子吾雖有四子惟汝長成諸弟皆幼弱吾之所恃以植立門戶者汝兄弟二人而已曩見汝兄魁

鄉閭第進士而文行卓卓有足稱者汝亦讀書習舉子業駸駸有就緒而為人復純明端謹不墜吾家法吾意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將在於斯也歲在辛丑汝兄奉使海外便道還家省母因謂吾曰某茲行天涯萬里不可無骨肉以相依竊計至親之中惟二姊壻可托然於屬為長不敢以相勞也其他或挈一人偕往則僉緣觀望者相隨屬而至辱身喪名莫大於此蓋熟思之平日敦倫誼篤友恭緩急可倚賴者莫有踰于吾弟而知學

問識義理慎重可委任者亦莫有踰於吾弟今玆之行實惟吾弟是賴吾聞其言而悲之雖竊以風濤不測之險為虞而情誼有不可辭者汝亦克念天顯惟命是從無難色也嗚呼孰謂汝兄以奉職而召殃汝以愛兄而速禍乎癸卯之秋汝兄弟凶信漸聞人皆為吾懼吾則以為吾父祖積德既厚汝兄弟又克肖之未嘗有獲戾於天天於吾家不宜殃慶之逆置如此于時四方慰問之書親友寬諭之言亦皆謂朝廷威命海岳所當效靈

德門流慶神明所宜默佑其理蓋不宜有此且稽諸卜筮而卜筮無咎言詢諸鬼神而鬼神無禍徵吾心殊不以為然也既而道路誼傳漸以為真吾乃托方氏表弟攜一僕入廣詢問的信不意同舟之人漂泊而歸者皆謂舟抵羊嶼北颶風大作遂漂蕩以沒汝兄弟蓋不復存矣嗚呼其果然耶其傳之未真耶以為果然也則吾父祖積德之厚而爽其應乎汝兄弟宜世其業而竟弗克蒙其祐乎卜筮之繇豈皆無所徵乎鬼神之理豈盡

不足信乎蓋未可以為然也以為傳之未真也則同舟之人親遭其禍豈其言皆妄耶嗚呼其果然矣吾父祖積德而爽其應矣汝兄弟宜世其業而弗克蒙其祐矣謂卜筮以明吉凶今皆無所徵矣謂鬼神前知禍福今皆不可信矣豈吾之不德而貽禍於汝耶抑吾門戶將衰而天故過爾躬如所謂傾者覆之耶不然則係於國家之大數汝兄弟適逢其會耶嗚呼人孰無死汝兄弟之死何其酷烈如此蒼天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孰

與服勞順志以成吾家乎孰與繼承先業以大吾門乎又孰與撫教諸幼弱以逭吾身後之憂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孤矣其於人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倘天未終覆吾家假以數年之期教育汝弟及汝兄弟之子幸一有成俾諸幼弱皆有所托則吾亦將從汝而死矣嗚呼汝之生也吾不能貽汝以安汝之死也吾不能斂汝以葬患難不得以相依顛覆不得以相恤吾上悖天倫下乖人道以至於此吾懷之悲曷月而止乎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汝之卒在癸卯正月六日吾始聞的信則在甲辰正月十有四日既已為位而哭矣繼而傳者又謂其初風起倉卒人在舟上者悉被漂溺後風止浪息舟得不沒二使臣與其從行者皆在舟中尚無恙也但滄溟無端莫知底止耳家人信其言遂以汝為未死雖吾亦未忍遽以汝為死也日月逾邁倏已兩期音信杳然蓋已無復可望矣是用酹汝一觴以寫我哀并作新主使汝有所憑依以祔食於爾祖東鹿知縣府君之廟汝若

有靈尚其歆斯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梅澗處士茅公墓誌銘

仙溪茅常亨命其弟連山教諭常清狀其先人梅澗處士之行介予友宋君恒遠來求葬銘予以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常清泣而言曰先君不朽之托屬望先生久矣九原之下蓋需此以瞑目先生若固拒則將屬之誰乎予嘉其篤於愛親也遂不忍終辭退而按狀為誌之

曰處士諱襄字宏賛自號梅澗道人曰處士者鄉人稱之也茅氏系出周公先世居光州唐光啓之亂從王氏入閩因析仙遊之藍溪即今之所居也宋國子助教知至其十二世祖也元提領汝大曾祖也從善祖也師魯父也陳氏繼扈氏母也處士初岐嶷不妄言笑戲謔異羣兒從鄉諸名人學經史大義無不通尤工五七言詩此處士之學也年十三代長者服勞公家不少懾弱冠家事悉自負荷一不以煩其親以其餘力治生坐使

背雄於其里此處士之能也母卒處士尚幼哀毀如成人事父及繼母務承順志意凡事必咨稟而行不敢專治父母之喪一循乎禮此處士之孝也處一弟及二從弟驩然有恩意長幼幾五百指同一釜爨未聞有違言諸弟相繼卒處士悉為之殮葬撫其嫠婦嫁其孤女無失所者此處士之友也先祠圮撤而新之昕夕必展謁出入必告正祭器定祭田春秋伏臘享祀必腆必潔忌辰必哀慕如初喪先世之遺像譜諜重器書籍圖畫則

謹輯而藏之廣孝友之堂為族人吉凶行禮之所此處士尊祖敬宗之誠也有司以處士産業行誼髙於鄉凡三命董賦輸京師於民無所擾又嘗長於其里平心率物不事漁獵民有質其曲直者一裁之以義吉了小嶼二巡司皆轄於莆而以仙遊之民充其後民苦其不便處士則白於官以附近之民代之邑有水環抱縣郭名曰腰帶其後遷徙不循故道則倡好義者濬而復之已田淪没不恤也續邑志修仙溪石雲諸橋民有顛連無

告者推以食喪不能舉者施以棺此處士居鄉之義也歲延名師以訓子姓年十五則隨其才質而别之俾為士為農各有定業平居語諸子懇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先此處士之教也所居溪澗環繞皆植以梅年踰六十悉付家業於子日與賢大夫士徜徉其間效白樂天香山之會論文析理之隙觴咏終日若不知有人間事獨處則焚香觀書閱詩而已此處士之樂也平生於人無所忤雖兒童輿隸亦知喜樂尊奉以長者稱此

處士之感乎人也邑大夫歲舉行鄉飲必處以大賓之位朝廷下優老之詔復其家一人侍養又歲給布綿酒肉之賜晚年强健聰明孫曾繁衍子常清出仕明時孫鎧及鑾著錄庠序福履之隆鮮與為比此處士之得於天也洪武丙子九月癸亥其生之辰也成化庚子八月辛酉其卒之辰也配蘇氏繼張氏孫氏而何氏則側室也隆陞昌陽際者凡六人皆其子陞即常亨昌領鄉薦陽即為狀者也其孫則男十四曰鏗鎧鍾鑾鏞山鋭鎰

鉞鐫鐵銓錫鑌而女十五也其曽孫則男八曰潛潤淮海潮江溥濂而女六也嶺後飛鳳山之麓其墓也成化壬寅正月壬午其葬之年月日也銘曰有封若堂佳氣鬱其蒼蒼是宜為善人之藏

承直郎戸部主事陳君墓誌銘

成化壬辰十有一月哉生明予友陳君孟申得疾使告予延良醫往視之予觀君之病勢已不療然意君厚積而未發天於君必不若是恝也是月之望君竟卒卒之

明年冬其孤元麟等營宅兆於常泰里雙牌山先塋之次卜以甲午正月丁酉絧其柩窆焉先期奉大理寺評事廖君德徵所著狀来請銘予念平日資君以寡過而一旦至此此哀正無所寄銘其可辭乎君諱岳字孟申別號翠庵主人世家延興里淇陽曽大考諱士中贈監察御史大考諱道潛洪武庚辰進士歷給事中監察御史永樂間嘗與修性理大全諸書有聲於時考諱光亮號耕讀居士隱德弗耀母佘氏生母許氏君少穎悟不

凡甫丱角受經於教授林存敬先生之門時輩推服弱
冠入郡庠為弟子員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
士第尋觀政大理一時卿佐咸器重之丁亥冬拜戶部
江西主事克舉厥職甞奉部檄監視內帑時中貴人司
出納頗不循理君從容規正侃侃不少阿中貴人敬憚
暨君去不敢妄有所骫法其在官恒念居士公隆老不
得奉朝夕凡可以娛親介壽者必多方致之以寄歸既
而奉命督儲江右因得便道歸省日集賓客與居士公

燕飲為歡踰三閱月將還朝居士公忽遘疾不起君哀
毁踰制服既闋將謁選北上而大故及矣君平生篤於
孝友事季父猶其父處宗族曲有恩意居第自取其弊
陋而新且美者悉以讓諸兄女弟適王氏早寡君給田
贍之其節卒賴以全先祠之圮壞者葺之譜牒之未備
者修之至於鄉黨故舊事有當為者極力為之區畫於
死喪患難之際尤致意焉曩予與君同舉進士京師友
人高貢士資悅卒君躬買棺斂之為權厝於逆旅且約

予月一往視歸其地之直及其家人至乃已其後興化衛指揮丁公客死於京君殯斂之亦然四川憲副彭君鳳儀及予俱嘗以言被譴當是時雖親且故者不敢過其門而君往来慰問無虚日及予斥補外君復走送數十里無幾微顧忌意君子謂古之不負臨賀者不是過也君為人沈深有智略發謀出計動適事宜同年章君德懋嘗詢予以莆士之有才識緩急可任使者予舉所知數人以對語及於君章君深以予為知人恒竊以為

使之得躋通顯以究所藴則其所樹立必有足觀者孰知其遽亡此乎君生於宣德戊申正月丙申距其卒得年四十有五娶張氏德配其良子男四長即元麟娶朱氏次元鳳娶林氏次元龍娶方氏次元鵬未娶女三長適郡庠生林景緒餘尚幼孫男一曰文漢嗚呼世之人有學不及於君行不及於君才識不及於君而享高年膺峻秩者矣而天獨閼君之壽使不得以弘其施豈非命耶夫命稟於有生而不可移君子當修身以俟之身

苟修矣命之不淑雖死猶不死也命苟淑矣身有不修雖不死猶死也君之修於身者卓卓如此命何足道哉銘以昭之所以慰君亦以慰其子也銘曰嗟嗟陳君孰與其有而壽之嗇孰茂其初而終之遏以為人乎於天何負以為天乎於君何責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君呼天而太息也

文林郎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余君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康字時清別號皆春余氏之先有閩人宋

季有官宣義郎者始居邑之華江君其裔也曾祖諱寧甫祖諱彦誠父諱惠珍俱隱德弗耀母羅氏君以正統庚申十二月十有三日生天性聰敏幼學於鄉校其師為講説諸書文義解悟恒先衆人甫丱角選補郡庠弟子員一時在泮譽髦之士見其所治業多與可之此君之始年也天順壬午君以詩經領閩藩鄉薦第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觀政刑部尋以選期未及詔賜還家待次戊子應名之京時吏部方嚴進士外補之令或勸

其少避以俟變更君曰此有命非人之所能為也遂赴選果得處州之慶元縣尹慶元縣在萬山中亦浙之巖邑也君治之一以樂易平恕為主不嚴刑以立威不矯激以立名凡征徭賦税以及巨細百務惟取集事而已未嘗於事外容心焉邑民困於坑治流徙十之五六君因審覈各坑鑛息多寡疏乞蠲減廷議許之由是民獲蘇息邑之學校頹廢已甚士不登科第者五十餘年君為經畫財用創建文廟及學舍煥然一新復考校生徒

擇其可進者館穀於廳事之後公暇輒與講論經旨亹亹不倦於是邑士始有吳譽吳潭者相繼登第學者用勸刑部侍郎曾公奉命廵視浙江嘉君治行遣使勞以文幣羊酒為諸邑勸庚子滿三考上天官以績最賜勅命封其父如君之官母及其配鄭氏皆為孺人俄遷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未滿初考念二親俱及桑榆暮景遂引疾歸養為終計此君之歷官也君初從太常卿陳愧齋攻舉子業既與計偕志不欲小就乃執贄游會元

陳公之門日與水南諸英俊探賾鈎隱所造詣者益深發於文詞時出新意而不戾於經旨陳公極稱賞之而一時同遊之士亦皆自服以為不逮及取進士以歸屏絶俗事閉門獨居盡取平生所未讀之書而讀之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君之學大進矣平生所作詩文有皆春遺稿藏于家而科舉時文為後學所矜式者又不在是此君之為學也君天性篤於孝友事父母不徒致隆於甘軟之奉而能以志養弟廪序慶厦凡四人君各買田

宅給之俾得安居以食恒念其少時厚承叔父謙持甫教愛之恩故事之如父而待其子女若同産然其於宗族姻黨隨疏戚待之各有恩意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事邊幅嘗建樓爲寅賓之所扁曰皆春朋舊或相過從輒瀹茗開尊談笑傾倒竟日不少倦而於其貧窮患難之際尤盡其心此君之爲人也君生子男子四人雲龍領閩藩癸卯鄉薦拜處州府儒學訓導娶程氏雲鴻郡庠廩膳生娶王氏雲鼇聘程氏俱鄭出雲豸聘陳氏側室

陳氏出子女子五人長適程坦次適郡庠生俞源次適吳芳次適方察次適子子乾清孫男五山岳崟巖嵩君卒於成化丁未十月十日享年四十有八諸孤為營宅於興福里五侯山之麓坐某向某一封六窆其中三窆令卜以弘治戊午十二月十又一日窆其二親及君而旁三窆豫為鄭孺人及葉氏陳氏二側室壽藏此君之終也君之諸孤卜葬既有期乃奉君之門人宣平吳給事仕偉所著事狀来請銘予憶少時備數郡博士弟子

員於君爲同學及壯叨舉進士於君爲同年斯文交誼

蓋久且厚矣成化巳亥之夏予以起復入京師而君及

吳拙戒方伯亦以謁選至君語拙戒欲以其女妻予子

拙戒以爲言予謂昔蹶父爲其女相攸而有取於韓土

之富饒予家世寒素豈足以副君相攸之意乎君聞之

笑曰吾愛未軒之爲人故欲托吾女於其家吾豈不知

其非富饒者乎於是婚議遂定然則君之於予蓋有知

巳之雅又不獨斯文交誼而巳也今君之葬非予銘其

孰宜銘銘曰惟君之行不違乎天而天於君胡嗇其年然而雲衢萬里六翮翩翩有親獲沾其寵命有子克紹其青氊則君之所得於天者蓋幾乎其全矣而獨其壽之未遐豈亦其氣數之適然者耶五侯之山鬱鬱新阡全歸其中復奚愧焉

明中順大夫廣信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嗚呼是為予友梅隴徐君之墓曩予先大父嘗授徒於君家君之世父菊逸窮獨二先生皆從游既而先大父

出仕翰林二先生相繼為學者師家君子復從而受業焉及予與君同仕南京君又命其子奇樸從予質所疑難兩家四世互為師生而君於予復以行業相切劘意氣相許與蓋古所謂異姓兄弟也方期暮年結社於清泉白石之間相觀法以闕君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君諱文津字若川別號闕菴姓徐氏唐秘書省正字寅宋熙寧丙辰狀元鐸其先世也世居壺山東隴至君之曾祖德驥始遷延壽祖孟博父利永號竹莊俱

有隱德母彭氏津五歲失怙母改適鞠於祖母黃氏天稟穎異甫五歲教以唐人詩輒能成誦及入小學已嶄然不類凡兒丱角受經於菊逸窮獨二先生論說經旨多所解悟學賦五言詩每有奇語二先生大喜以亢宗期之年弱冠慨念零丁孤苦思奮迅振拔以自植立於世因與其從兄海陽司訓宗海昌邑司訓遵陸更析互辯攻進士業每參橫斗轉猶篝燈挾冊琅然誦讀不少休蓄之既深發為文章典實明粹可喜正統已巳著錄

莆郡庠凡行部憲臣較諸生之藝君率占名首列景泰癸酉登鄉薦第未及上春官因集同志十餘人為文會相與淬礪益充其所未至天順丁丑遂登進士高第尋乞歸展墓明年還朝又明年拜南京刑部主事訊決明慎獄用平允三載書最推恩贈竹莊為主事母安人未幾進江西清吏司員外郎成化乙酉復進雲南清吏司郎中既三載予自翰林謫評事南京大理每審讞刑部所鞫獄閱其案有君名則同官諸公必曰此徐君所決

者當無寃訊之果然及上其案於廷尉諸卿佐諸卿佐亦曰此徐郎中所推鞫者可無疑也其見信於人如此尋復以最書進贈竹莊為郎中母宜人歲庚寅今上皇帝圖一新政理命大臣廵行郡縣汰其貪庸不能事事者勑廷臣推薦通明公闕之士補之而君名在薦中遂遷江西廣信府知府廣信在江吳閩越之衝號為劇郡又連遭荒歉民困滋甚為政者若未易爬梳也君至廉靜以持己寛恕以臨民勤勵以莅政簡約以節用而復

鋤治其奸櫼發舒其隱詘民以乂寧越三年冬孟忽得風疾危甚郡之老稚咸奔走詣神祠相與建齋醮祈君之瘳踰旬少間復起視事一日忽命駕遍詣郡大夫士之廬啜茗劇談至暮而歸神采不異平常時翼日漏下申刻取水沐浴畢遂披衣端坐而卒時癸巳十一月九日也生於永樂甲辰八月十有六日距其卒得年五十君軀幹魁梧襟抱沖曠敦尚樸素雖貴顯視紛華靡麗事澹如也性至孝痛竹莊不逮養遇諱日輒嗚咽不自

勝母卒哀毁特甚遇宗族鄉黨隨疏戚各有恩意與人
交剗去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
得而親疏之居官小心慎密自始仕迄于其終不少變
夫以君之資才學行使得躋于耄期以馴致大用則其
樹勲庸流聲實可涯耶何天啬其壽使施于有政者僅
僅若是此有志之士猶不能不為君惜也君娶吳氏勤
儉惠和克盡内助累封宜人子男四長即奇樸吳出娶
黄氏次奇桂奇松奇栢俱側室鄭氏出女四長適顧宜

敬次適林訓童次適鄉貢士林沂次未行竒模卜以乙未某月某日葬君於穀城山之原先期奉君之門人方掌使恒謙所著狀以墓銘見屬肝腸百裂其何忍銘第念平日知君之深若終弗銘則揚君子之休當屬之誰耶遂抆淚序而銘之銘曰徐出偃王以國氏聚族莆陽自唐始秘書以文發源委有来侁侁繼其美殿元事業尤煒煒千古芳名垂宋史歷元迄今三百禩簪紱蟬聯時罕比菊逸早由科第起遺愛至今存百里維君挺生

更英偉掉鞅文場紹前軌十年執法秋臺裏鑑空衡平無骫骳一日聲名動天子五馬分符恩數侈撫摩瘡痍剔姦宄頌聲洋洋滿人耳儵馮觀化騎箕尾耋稚悲號喪考妣嗟君所存寧止是用之未究豈常理有子業儒君是似遺澤庶幾其在此刻石墓門為君誄於萬斯年君不死

新河教諭羅先生暨配鄭孺人墓誌銘

嗚呼吾外舅羅先生及外姑鄭孺人合葬于此九原兆

范音容永隔吾懐之悲曷其有極因憶仲昭垂髫時侍先君宰東鹿東鹿於新河為鄰封彼此篤好相往還甚密仲昭嘗獲拜先生於寓館辱不鄙謂其可妻也先君聞之深以為喜一言之合㛰好遂定俯仰天地曾幾何時先生及孺人俱先朝露而仲昭亦老且衰矣自愧疏庸無能為役以申知己之報顧嘗以文字為職其於發揚潛德以垂永久實仲昭責也遂抆淚取其季子祐所狀事行誌而銘之誌曰先生諱繹字從思姓羅氏其先

撫之臨川人勝國時有諱某者尉福清子孫因占籍于閩至先生已六世矣曾祖諱從義祖諱伯淳俱有隱德父諱泰以學問文章重一時雖未嘗仕進然其弟澤登甲辰進士爲名御史先生及兄紋同領丁酉鄉薦爲名師儒其他及門之士躋巍登膴者不可勝數皆教澤所及也平生著述有覺非集行於世先生少穎悟嗜學登第時年甫二十有一初司訓廣之肇慶滿九載掌教眞定之新河兩學與計偕者恒艱於得人而新河尤甚先

生至嚴條法而勤督責之雖隆寒盛暑弗怠自是文風
皆稍振然先生為人勁直負氣不茍媕阿軟媚以取悦
於官長在新河凡七載部使者欲以非理相加先生毅
然厲色曰官可去屈辱不可受也竟以是忤其意罷歸
學者相與力辨而留之不可得因嘆息先生以直道不
容於時而深恨部使者以私惡黜賢師也先生性敦廉
恥而於孝友之行尤篤在肇慶時郡守四明王侯瑩雅
相敬重嘗大修郡學而以提督任屬之既畢工所餘緡

錢頗多俟以先生將考績北上令自取以治行先生竟歸諸公帑一無所受既満考便道歸省時覺非府君尚無恙一時名人賢士樂與之遊先生日以其所得祿俸餘貲厚為供具俾得觴詠款洽以樂其心又為鬻善地以營壽藏所費雖甚鉅纖毫不以累其兄弟或勸其稍積蓄以為詒後計先生曰吾年尚富食祿之日猶長吾親已老奉養之日短矣失今不盡吾情萬一親不諱異日雖累茵列鼎將安用乎團欒膝下踰年然後獻績京

師既而復念其親日就衰老仍請假還家省侍又踰二年始以親命赴選而府君之訃音至矣其平生履歷行治大致如此餘可槩見也先配孺人段氏同郡士族女早卒繼即鄭孺人諱管祖宗玉晉府教授父芹叔母某氏孺人年十有四喪母撫諸弟綜理家政斬斬中度其從父介叔為兵部主事於覺非府君有契誼因得聞孺人之賢遂求以為先生配孺人頗知書言動皆依於理無所茍先生致孝養於親孺人相之主中饋具滫瀡𢿱

久益勤平居事先生和順恭敬終始如一撫其媵人有樛木之恩待其異母子女有鳲鳩之德教諸子惟以讀書為本不使其親市井涼薄事宗黨賢之孺人平生少疾病年既耄猶耳目精明織紉紡緝不異少壯日其平生所養可知矣先生卒於成化辛巳二月距其生永樂丁丑享年五十有五孺人卒於弘治丙辰二月距其生永樂乙酉享年九十有二子男五玄錫以進士乙榜拜新喻訓導歷德興教諭惠州教授先孺人卒娶陳氏玄

煇早卒玄光娶陳氏祐著錄郡庠有才名娶劉氏玄明亦早卒玄光副室某氏出餘皆孺人出女三長適楊璟段孺人出次即以妻仲昭者次適林德皆孺人出孫男三鍾秀娶甘氏鍾傑娶屠氏鍾文聘朱氏女十二蔡璋吳某王汶鄭餘慶李某林某陳玄聰其壻也餘未行曾孫女二俱幼先是先生卒玄錫等以其年十二月十有八日葬于城西梅亭山之原虛其右為孺人壽藏至是孺人卒玄光等又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奉柩合

穸焉銘曰有崇一丘梅亭之岡是惟先生與孺人之藏其可掩者骨而不可掩者士行之粹壼儀之臧墓門有石刻此銘章猗千百年尚有耿光

拙菴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居下邳梓桐縣晉黄門侍郎禄從元帝渡江為晉安太守因家侯官至唐瀛州刺史玄泰始居莆之北螺村瀛州之孫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别駕披又徙居澄渚生端州刺史葦端州之玄孫永始遷前埭四傳

為宋將作郎監簿矩監簿之孫王宫教諭天保始别其派曰上林自是五傳有諱槐應者仕元為興化路直學直學之子諱閶喜福清州税使税使之子諱彦基皇贈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諭德之子諱文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致仕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君諱軒字伯安别號拙菴學士公之長子也母劉氏生母鄒氏君少猶逮事其大父母于時家政方殷君承委命分理罔或愆于度大父

母甚愛之學士公既升朝君兩侍養宦邸每雞初鳴輒
先起奉冠衣具湯粥雖隆寒暑弗替事無巨細必稟命
乃行雖勞勩必躬必親無敢暇逸學士公每接賓客君
奉湯茗畢乃却立屏後以俟命呼容不去不敢退也家
居嘗倡修遠祖祠又搆堂以祀小宗之祖已乃築室於
先廬之東以居家指甚衆而君所以御之者和而有威
嚴而有恩內外斬如也學士公居官踰三十年君在側
則有以慰其羇旅之懷君居家則有以寬其內顧之憂

士大夫咸以能子稱之君有弟四人皆衣被儒術以世其家而其季中書舍人季厚君又能刻志於學以世其科蓋亦以君爲之長而率先之也事諸父盡愛敬處羣從各得其歡心處宗族姻戚雅有恩意在鄉黨間謙厚周慎遇長老必致其恭接童孺亦必以禮而敬賢樂善尤盡其誠人有過輒諱而不言有可以告語者必竭其忠或爭訟不能平則明其是非曲直以曉釋之見人急難亦隨其力之所能及者而盡其情晚年尤爲月旦之

評所推重郡守歲行鄉飲必處以賓席僉憲天台林公克賢政尚旌别所至郡邑輒命公舉鄉邦之有行誼者以勵風俗而莆人則以君為稱首無異議者平居無疾言厲聲應物務以柔勝性不尚華侈尤不喜世俗機巧之事雖生長貴富望之温然若儒家子也君幼通敏好學强記嘗執經從行人方柳東司訓宋澹然二先生游皆見器許尤善字學清雅端勁士大夫家碑碣屏幛之類多屬筆於君其與親友通問簡劄詞翰兼美人愛重

之膳部郎中陳公景茂職司翰墨嘗薦君自代君以非
父志辭既而部使者新安許公仕達縣令安成劉公玭
皆剡上其名天官卿擻名赴銓會母宜人疾不果行其
後再至京師館閣諸老及二三朝士方將推挽君不欲
變初志卒辭焉成化丙申學士公卒朝廷遣官營葬君
往來督視過勞得微疾後三年感患風痺竟不起歲庚
子二月十有八日也生於永樂癸巳正月十有八日至
是得年六十有八配達氏諱貞字守靜其先蜀人國初

以富民起實京師遂占籍江寧縣父旺登甲辰進士拜
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與學士公同朝因以妻君性溫
淑仁惠佐君理家政教子女皆有條法生後君四年六
月二十有三日卒後君三年正月朔日得年六十有七
子男四鑰娶李氏釗領戊子鄉薦入太學俟進士舉娶
郭氏繼黄氏鉉先卒娶王氏鏓聘鄭氏女四長適邑庠
生柳熒次適方增次適郡庠生宋偁次許適俞鐄孫男
四景潛景淦景澄景泮孫女四墓在城南天馬山南麓

甓五甕君居中右達氏左銘其二則總生母及銘妻壽藏也諸孤卜以乙巳十二月八日葬奉禮部主事宋君孔時狀來請銘予因君而有所感焉銘烏可辭先王之世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者之行教民故當是時俗化之隆無以尚矣後世此道不講士之為學惟從事於言語文字之末以取科第媒利禄而已其於六者之行漫不知其為何物俗化所以不及於古有由然也君生斯時乃能以先王之教而修之於身雖其所及未能甚廣而

州里鄉閭之間猶或有觀感而興起者其俗化亦不為無所助也今復已矣則後生典刑將何所托乎此予銘君之墓所以特表而著之以告夫人人也銘曰賦質之温如履行之醇如雖爵不加身其本然之貴孰得而尊如雖祿不及門其固有之富孰得而倫如況夫蘭玉薰如桂子馧如君之名殆將歷百世而芬如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立齋宋君墓誌銘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至莆士大夫咸齎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將卜吉襄事乃奉君之同官毘陵徐君紘所著事狀詣予請曰先君儒林之傳辱執事之寵惠厚且遠矣第郡志特紀其大者耳餘固不能詳也今掩幽之石敢復假寵於執事幸無靳焉言訖泣下沾襟予感念疇昔亦哽咽不能言遂不復

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别號立齋姓宋氏世為莆之後
埭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先生長者應唯進退
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必求通貫為文必根義
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正安州每考較諸生學業
必令君與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為不可及又甞
侍父較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
文亦深器許之既而還莆著録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
化辛夘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為稱屈君之祖舅學士

林先生欲以書白于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閩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憲蘭溪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業成均時助教公已遷官来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若故鳳陽貳守邵武甯君堅今太

常少卿安陸孫君交則其尤厚者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經受業登巍躋膴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内庫庫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逸已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日入視事令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始擢王華榜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禄寺諸署俸糧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内外艱起服改祠祭司甚爲部長貳河南耿

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為鄉掾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諠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為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内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為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為其屬僚丘公為祭酒君為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大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

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於二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朝著也官主客二年凡四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茍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妃又委乘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主者皆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丘公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

為主而痛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纎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先請補干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托之風猶未弭君乃覈三學之士産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巽日立

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于籤數足而止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托者矣君莅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已意一以經傳為主試之日端坐竟日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緼隨文去取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到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

勤於職務上疏乞旌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咸哀怛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隕仆地者瓊之士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為人和易真實不事表襮而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遘疾奄延五閱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匍匐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人卒亦然待其弟孔惠孔揚孔學極友愛諸弟亦感

發怡怡然稱其為故家人物始祖祠宇圯壊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别建家廟于居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曩彭惠安公韶續修莆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為極力考究裨益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雖習

舉業然已有志汎濫羣籍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
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
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
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
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葢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
未脫藳也其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
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
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

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裒集黄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干人為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在廣憲時前廵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贍司學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略宋行朝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

偶錄髙科考立齋閒錄立齋稿合之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立之操超邁絶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藴於中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為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講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述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

時之言也事上惟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若無能寧受不知已之屈而未嘗一啓喙以辨不為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訪理訛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竊以斯言為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夘距

其卒得年五十有五娶黄氏封刑部主事諱諭之女有賢德以君貴封安人子男一即元翰領乙夘閩藩鄉薦第一人娶予兄子行人乾亨之女君之墓在文武里柯宅山先塋之次去孔道僅五十步許背子面午中甓二窾以甲子正月癸酉葬君於其右而虚其左為黄安人壽藏云予與君通家三世嘗銘君之大父沐陽貳教先生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孰豐其德而不豐其齡孰縱其藴而不縱其行正學源委鄉邦典刑考言

詢事探賾鈎深無微不燭無幽不明以立準繩以覺後

生以揚其英以永其聲以蓄其羸以昌其嗣人